

日本反思创新“老化”

今天日本的许多研究，都在试图找到重新唤起日本经济往日活力的钥匙。

据 2023 年版全球创新指数（GII），目前全球五大顶级科技集群全部位于东亚，包括东京—横滨（日本）、深圳—香港—广州（中国）、首尔（韩国）、北京（中国）和上海—苏州（中国）。近来有些国内团体赴日考察日本企业及创新。从地点看，我也优先建议他们首先考察东京—横滨。

如何认识日本企业，如何认识“日本创新”，我想要从日本人对日本经营、日本创新的反思来考察。回顾二战后日本创新，我们发现许多发明至今仍影响人们的生活。例如鱼群探测仪、内窥镜、NC 机床、新干线、丰田生产方式等。但另一方面，从世界范围来看，在重大创新领域，美英俄的创新仍居主要地位，例如集成电路、GPS、DNA 解读、光纤、核磁共振、宇宙空间站等。而日本创新不同于欧美，更加侧重技术改善及日常应用普及，而美英则在重大原创技术方面占据优势。

泡沫破灭后，日本经济、社会失去战后高速成长的时代精神，技术创新转入一个相对沉闷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尽管日本诺奖得主层出不穷，但却没有推出划时代的重大创新，也未产生如同 GAFA 那样的革新组织，其原因何在？

清水洋是企业创新专家，目前任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教授。他曾出版过一本《野生化的创新——超越日本经济“失去的 20 年”》的书，专门讨论日本企业创新。他将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比较，发现即使企业年龄相同，但日本企业在创新领域却迅速“老化”。清水洋发现，日本企业研发人员流动性低下，这可能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下降。

在上世纪 80 年代，年功序列制（日本企业按职工年龄、企业工龄、学历等条件，逐年给职工增加工资的一种工资制度）曾作为日本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被写入教科书。5 年前，日本经济新闻曾做



□ 刘 迪

过一个调查，指出日本“经团连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同质集团”。这是因为，该组织正副会长均为男性，最年轻者 62 岁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经团联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人拥有创业或转换公司的经历。这个领导日本经济的最高组织，其入门标准采用一种“纯血主义”。例如会长以下 12 人毕业于东京大学，3 人毕业于一桥大学，此外，京都大学、横滨国立大学、庆应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各 1 人。除京都大学外，其他均就学于首都圈大学。

但是，日本舆论也在改变。清水洋从国际比较角度出发，提倡日本创新要“野生化”。所谓“野生化”，是要促进人财物自由移动。清水洋在上述著作中指出，“创新是一种寻求机会的自由移动”。

野中郁次郎是经营学专家，今年 88 岁。他从另一角度反思日本企业创新问题，他日前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，“企业的失败，始于丧失野性”。目前日本企业引进欧美的科学管理方式，尽力排除感情等人的要素。在他看来，现在的日本企业过于重视 IQ，但却忽视 EQ，忽视人，计划、程序优先，将导致创造思考的丧失。

在上世纪 90 年代，笔者曾采访一些日本企业领袖。那时还有许多第一代创业者健在，也有大量“团块世代”位于中层。他们经历过战后混乱、竞争激烈的年代，学习工作很拼命。他们梦想建功立业，梦想美好生活，将激情注入工作。今天日本的许多研究，都在试图找到重新唤起日本经济往日活力的钥匙。

最近数年，有的国内企业讨论或已来日开设研发中心。笔者以为，这可促进日本企业科研人员的流动，激发日本经济的活力。这种探讨，将可能把中国企业优势与日本企业积淀的创新 DNA 结合，也许将会结出丰硕果实。□

企业的失败，
始于丧失野性。

✉ [发自东京]